

三十六计实例点评（十）

苏卓 编著



目 录

笑里藏刀	1
施计要诀	1
施计案例	3
宽厚大度利人利己	3
恃权傲物泣血以偿	7
戏弄使者辱国丧师	13
捉贼要捉脏擒奸需拿双	19
攻心在理因人施语	20
反面施粉计迫故人	21
树立榜样收服旧臣	28
尊孔而崇儒民心为我用	32
付人以情予人以利	34
许以重金宽待下属	41
曲线收才攻心为上	46
维新派救国袁世凯告密	50
祸国殃民终有报 心腹重臣反害主	56
献花跪拜藏杀机 竞选集会遭暗算	69
兴高采烈庆五一 游行集会魂归西	89
表里不一 笑里藏刀	96
商业谈判“鸿门宴” 日本设计诳对方	113
趁时机摩根使计 解危难财阀赚钱	114
英国女谍窃取密码	115
施巧计偷走快艇 看间谍大展风采	132
希特勒笑里藏刀 德国军二战逞威	147
阿奈特以退为进 法女郎商海显能	152
笑里藏刀用“俘虏” 华盛顿智胜英军	156

笑里藏刀

施计要诀

皮笑肉不笑

外示友好，内藏杀机

口蜜腹剑，两面三刀

口里喊哥哥，手中摸家伙

笑要笑的让人信，藏要藏的无人知

【译文】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表现出十分友好、充满诚意的样子，使对手信以为真，放松警惕；实际上暗中策划，积极准备，一有机会，立即行动，使对手来不及应变。这是外示友好、内藏杀机的谋略。

【溯源】

笑里藏刀，原意是指那种口蜜腹剑，两面三刀，“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的作法。此计用在军事上，是运用政治外交上的伪装手段，欺骗麻痹对方，来掩盖己方的军事行动。这是一种表面友善而暗藏杀机的策略。

战国时期，秦国为了对外扩张，必须夺取地势险要的黄河崤山一带，派公孙鞅为大将，率兵打魏国。公孙鞅大军直抵魏国吴城城下。这吴城原是魏国名将吴起苦心经营之地，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正在进攻恐难奏效。公孙鞅苦苦思索攻城之计。他探到魏国守将是与自己曾经有过交往的公子卯，公孙鞅心中大喜。他马上修书一

封，主动与公子卯套近乎，说道，虽然我们俩现在各为其主，但考虑到我们过去的交情，还是两国罢兵，订立和约为好。念旧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建议约定时间会谈议和大事。信送出后，公孙鞅还摆出主动撤兵的姿态，命令秦军前锋立即撤回。公子卯看罢来信，又见秦军退兵，非常高兴，马上回信约下会谈日期。公孙鞅见公子卯已钻入了圈套，暗地在会谈之地设下埋伏。会谈那天公子卯带了百名随从到达约定地点，见公孙鞅带的随从更少，而且全部没带兵器，更加相信对方的诚意。会谈气氛十分融洽，两人重叙昔日友情，表达双方交好的诚意。公孙鞅还摆宴款待公子卯。公子卯兴冲冲入席，还未坐定，忽听一声号令，伏兵从四面包围过来，公子卯和三百随从反应不及，全部被擒。公孙鞅利用被俘的随从，赚开吴城城门，占领吴城。魏国只得割让西河一带，向秦求和。秦国用公孙鞅笑里藏刀计轻取崤山一带。

【题解】

《孙子兵法》的“始计篇”讲了兵家的“十二诡道法”，其中第二条叫做“用而示之不用。”“笑里藏刀”之计，可以说是对孙子这一谋略思想的具体化。

使用笑里藏刀一计，要根据敌方指挥员的特点实施，对骄傲自大的要增加他的傲气；对心怀畏惧的，要表示我方的诚意，使敌人放松警惕，我方则暗中准备，寻找有利时机发难。

施计案例

宽厚大度利人利己

楚庄王平息了斗越椒之乱，回到京城，重赏公子婴齐、公子侧、乐伯、养由基等一班有功之臣后，又设了个“太平宴”，邀请在京的大小文武百官一起庆祝胜利。

席上，庄王首先举杯祝酒：“自从我受到众卿家和王后规劝，重整朝纲以来，已经许久不曾像今天这样与众卿家一道喜庆欢宴了。多年来，赖文武百官诸多努力，幸得国泰民安，现在又粉碎了斗氏的叛乱，我好高兴呀……为了庆祝这胜利，今天我与众卿家不醉无归……”

他喝下第一杯酒，便吩咐乐师奏乐，歌女献技，真正是歌舞升平，群臣畅饮，人人尽兴。

这场酒，从早上一直喝到傍晚，楚庄王仍然兴犹未尽，吩咐在各人席前点燃蜡烛，在烛光中继续欢宴。面对这“烛光晚餐”，他豪兴勃发，叫出最宠幸的许姬给在座的每一位大臣敬酒。

生得美貌绝伦的许姬纤纤而起。只见她粉面含春，半笑半嗔，尤如下凡的仙女，袅娜娉婷地飘忽着，轮次给众大臣献酒。那淡淡的脂粉香，随着她所到之处，仿佛是一阵扑向众大臣面颊的杨柳春风，酒更香更醇更美了，直喝得众大臣如痴如醉，半酥半醒的，把宴会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正当许姬飘飘若仙的游移于酒席间之际，忽然刮来一阵狂风，几乎把所有的蜡烛都熄灭了。庄王大为扫兴，下令内侍马上拿来蜡烛，准备重新点亮。就在黑暗突然

降临的那一刹，许姬发觉有人在扯她的衣袖，这当然是此人在作非份之举了。她又窘又惊，呆了片刻，即急中生智，一手往那人头上扫去，恰巧碰着那人帽子上的缨花，就用力一抓，把那缨花扯断，攥在手中。吓得那人立即收手。许姬心中冷笑：“你的缨花在我手中，等一会灯亮后，看你这淫贼往哪里逃！”

她急急回到庄王身边，俯伏在他身上，悄悄地将刚才的事告诉了他。庄王一听大怒，正要发作，恰恰那些去拿蜡烛的内侍转了回来，准备重新点燃蜡烛。庄王心中忽然一凛，随即大声叫道：“内侍且慢点蜡烛！”内侍忙停下来，在座的大臣也无不惊奇。

只见庄王站起来，朗声说：“各位，今天寡人与你们欢饮至此，虽然大家都已经半醉，但仍然兴犹未尽。大概各位怕喝醉了，在众人面前出丑露乖不好意思吧？为了更加痛快地喝个不醉无归，我要求各位全部把帽子都除下，无拘无束地喝酒，这样你怎样喝醉，都无伤大雅啦！如果有不肯赏面，不愿意除下帽子的，我可不客气咯……”

许姬在旁边推着他，那意思不言而喻，但他用力把她在座位上，许姬知他别有所图，也不敢再乱说乱动了。

庄王这样一说，还有哪个大臣敢不除下帽子？到他命令重新点燃蜡烛时，在座的官员不分大小高低，全都光着头在喝酒啦，哪里还知道谁的帽子没有了缨花？那个撩弄许姬的大臣得以蒙混其中，避过了一场杀头之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绝缨会”。

……

酒席终于散了，回到宫内，许姬撒娇地说：“大王，男女授受不亲呀……我是你的爱妃，被人乘黑撩弄，你

不但不惩罚那人，反而叫大臣都除下帽子，特意创造机会让他过关，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你这样善恶不分，又怎样为人君王呢？”

庄王爱抚地抱揽着她，在她肩膀上轻轻摩挲着，微笑着说：“爱卿，我知道昨晚的事委屈了你。可是男人的事情，你们妇道人家又怎样明白呢……如果为了这件事而处置那人，肯定会使宴会不欢而散，不仅令众大臣不高兴，而且还会令他们不寒而栗哩。你想想，酒后失态，是人之常情；要是为了这么一点小小的过失而处罚人，那以后谁还敢陪我喝酒？推而广之，以后谁还敢尽心尽力地为我办事？因为要认真做起事来，谁也难免会有错的呀……为了酒后失态尚且遭到处罚，那办事时有了过失岂不是更要杀头啦……”

庄王的良苦用心，把许姬听得频频点头，又敬佩又高兴。

不久，楚庄王起兵攻打郑国，叫老将襄老(人名)当先锋，率队先行。

襄老领命，升堂点兵。一位名叫唐狡的副将出列请命道：“郑国已是强弩之末，无须老将军兴师动众了。末将愿意率领本部人马先行，完成先锋的任务，老将军带领余部随后跟上就行……如末将不能完成任务，甘愿受军法处置。”

襄老见他壮志豪情，也慨然应允道：“好！难得你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功成后，就记你首功。只是你也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不可贪功误事。”

唐狡领命后，即率领本部兵马，先行一天。他也果然了得，所到之处，如风扫残叶，不仅打退了沿途防守的大小郑军，而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还清理好宿营

的场地，迎候大军……

庄王带领大部队前进，见一路顺风，不禁表彰襄老说：“将军果然宝刀未老，真堪称所向披靡的沙场老将！辛苦你了。”

襄老据实说：“这倒不是老朽的功劳，而是部下一员副将的功劳……”他一五一十把唐狡请命的事告诉了庄王。

庄王很感兴趣：“这唐将军倒是个人物呀，你传他进来，待我见见他。”

唐狡奉命进来。庄王见他一表人才，又立下了大功，便要嘉奖他。

唐狡却跪了下来，说：“罪臣唐狡早早就受过大王的恩惠了，今日只不过是报答大王的厚恩而已，怎敢再图嘉奖！”

庄王愕然：“是吗？我几时嘉奖过你呀？我好像还未曾认识你呢，怎么倒给过你嘉奖啦？这是怎么回事？”

唐狡垂首叩了个响头，羞愧地说：“在绝缨会上，罪臣酒性发作，无意中得罪了美人……大王没有加罪于小臣，反而给了个台阶小臣下，这奖赐可跟天比高，跟地比厚，小臣没世不忘……今天能有机会报答大王，小臣不敢不尽力……”

“哦，原来如此。”庄王恍然大悟，心中暗自感叹：当时要是点燃了蜡烛，今天可就少了一名勇将给我效力了。他笑道：“那事情都已经过去许久了，况且你只不过酒后失态，小事一桩而已，我早就忘却了，你也不必长记心间啦……我在功劳簿上记下你这第一功，你继续用力，打败郑国后，回去我重重地嘉奖提拔你。”

唐狡再次叩头说：“我得罪了大王，就算死罪可免，

活罪也难饶。现在大王不但不拿我治罪，反而要嘉奖提拔我，我这负罪之人怎能承受得起？现在这件事已经说清楚，我这有罪之身也不敢奢望什么嘉奖提拔了。多谢大王啦！”他又一连叩了几个响头，就退了出去，连夜离开营房，不知到哪里去了……

【点评】

能够不计较别人的过失，是一种气量；能够创造条件为别人掩盖过失，给人体面的下台机会，这除了气量，还要讲究点权谋术。而要能做到这点，就要时时刻刻牢记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时刻宽恕别人。庄公事后对许姬的那番话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他不知道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但他知道，是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正如俗话说的，锦上添花世上有，雪中送炭人间无。在别人遇到窘境，或有了过失而难以下台的时候，给人以好处和帮助，因此也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回报。唐狡之报答楚庄王不就证明了这点吗？

恃权傲物泣血以偿

与楚庄王礼贤大臣，为部下掩过的做法相反，郑灵公却因为不尊重大臣，而至付出了血的代价，直到丢了生命。

郑国到了灵公时代，宗亲公子归生和公子子公两人当政。归生为人恭谨踏实，有点儿怕事；子公为人则耿直不羁，敢作敢为。

这天，两人相约去见郑灵公。归生一早就来叫子公一起上路。路上，子公的食指忽然颤动起来。归生十分

诧异。子公笑着告诉他：“你别害怕，我这食指大动，却是好兆头呢，它每次一动，我当天准能吃到珍贵稀有的食物。”

归生半信半疑地问：“真的这么灵验？”

子公告诉他：“你不相信？待我一一告诉你：有一次，我出使到晋国，这食指大动，当天食到一条名贵的石化鱼；又有一次，我出使到楚国，这食指又大动，结果食到了天鹅肉；隔了一天，它又动起来，又食到合欢桔……你说，它灵验不？今天准会有好东西吃的，你等着瞧吧。”

归生还是不大相信：“真有这么巧？我倒看看今天是否灵验。”

两人来到了宫廷，正要进去，见到一个内侍匆匆从里面出来。归生见状，问他什么事这样急，那内侍说：“奉主公的命令去传召厨师。”

“传召厨师？”归生不解。

内侍告诉他们：有个客人送了只大鳖给灵公，灵公准备叫厨师把大鳖烹调好之后，召众大臣一起来赴宴共尝鳖肉。

内侍走后，子公笑着对归生说：“怎么样？我这食指大动可是灵验吧？”

两人进了内宫，果然见到一只大鳖被捆绑在大柱上，两人不禁相视而笑。高高在上的灵公见他们自顾自地笑着，好奇地问：“两位卿家笑口吟吟的，今天遇到了什么喜事呀？”

归生便把子公食指大动的事讲给他听，说：“我们进来时，见到内侍去叫厨师，现在又见到大鳖在这里，就觉得巧极了，不禁好笑。”

郑灵公也笑了：“子公的食指真的这样灵验？可是你

们不要忘记，今天那大动的食指是否灵验的判断权力在我手中呢，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啊。”

两人见灵公在微笑着，也不介意。君臣商量了一阵军政大事之后，两人便退了出来。

回家路上，归生想到灵公刚才那话，就对子公说：“你的食指大动，果然灵验，但如果灵公不请你呢？那岂不是不灵验啦。”

子公自信地说：“你放心，他要遍请大臣，有什么理由不请我？”

中午时分，内侍果然到处通知众大臣到宫廷赴宴，归生和子公理所当然地被请到了。子公对归生说：“我没有说错吧。我这食指大动就是灵验嘛。”归生终于信服地笑了。

两人进入宴会大厅，坐下一会儿，诸大臣也陆续来到。郑灵公出来后，坐在归生和子公两人当中，便吩咐侍从送上烹调好的大鳖肉汤。侍从把大鳖肉汤端上来后，灵公又吩咐：从归生开始，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给众大臣分派，每人一份。这样分到子公时，大鳖肉汤恰恰分完了，整个宴会就唯有他没有享受到美味的大鳖肉汤。灵公哈哈大笑，对子公说：“我请来全部的大臣，却偏偏到了你就再没有了，这岂不是天意吗？你的‘食指大动’这回可不灵验啦。”原来这是灵公特意叫厨师少备一份，故意奚落取笑子公的“食指大动”的。

子公也当然知道这是灵公的摆布。只见他满面涨红，恼羞成怒，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径自来到灵公面前，迅不及防地一下子捧起灵公的那份肉汤，一连呷了几口，然后又伸手到汤水中捞起鳖肉塞进口中，大口大口地咀嚼着，吃得津津有味。灵公和众大臣都看呆

了。待到他们回过神来，子公已经把汤鼎放回桌子上，一边抹口，一边对灵公说：“我已经吃过鳖了，谁说我的‘食指大动’不灵验?!”说罢，昂昂然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郑灵公又气又恼，好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他走得无踪无影了，才拍案而起大骂道：“太放肆了!竟敢这样当众侮辱我……太放肆了!我一定要杀死他!”

归生连忙离席跪到灵公面前，说：“子公这人从来都是这般放荡不羁，不拘小节的，他一定是依恃主公对他的宠爱，而沾主公的光，聊作君臣之间的游戏罢了……原谅他有什么胆量这样放肆呢!请主公饶恕他。”

其他大臣也纷纷离席跪到灵公面前，替子公求情。

灵公不好再出声了，但仍然气呼呼的。结果这一席大鳖肉汤宴会弄得君臣都不欢而散。

散席后，归生急忙来到子公家里，把灵公大怒的事告诉他，说：“明天你一早上朝去向他请罪吧，他毕竟是君王。”

子公不屑地回答道：“要我去向他请罪?笑话!—你也听说过这样的话吧：怠慢别人的人，别人也怠慢他。身为君王，竟然率先当众侮辱我，现在不作检讨反省，反而要我去向他请罪?痴想!”

归生劝他说：“君臣之间不可以这样计较吧。明天我陪你入宫——”

“你别老作这样的老好人啦。”子公不肯就范地打断他。

次日，归生一早就来到子公家里，软泡硬磨把他拖出门去。两人来到朝廷，见了郑灵公，子公只是按一般礼节见过灵公，一点儿请罪的表现也没有。

归生急了，替他请罪说：“子公回去后一直于心不安，现在又心有余悸，惊恐得不知说什么好，请主公饶恕他昨天的过失。”

灵公努起了嘴唇，冷冷地说：“是我得罪了子公吧，子公哪里有得罪了我？”说罢拂袖而起，留下他们两人，怒气冲冲地回内宫去了。

归生说：“你太任性了，说句对不起的话就这么困难吗？他是君王，你是大臣，吃亏的终究是你呀。”

子公只说了一句：“你跟我回去，我有话对你说。”就不由分说地，拉了归生回到自己家中。

双方坐定，子公压低声音对归生说：“看来，主公对我的怨气已经很深了，很快就会由怨而生怒，要杀我了。这样的君王，也枉了我们为他日夜操劳。因此我想，倒不如我们首先发难，把他杀死，倒可以为国为民为我们自己开一条生路。”

归生一下子掩住他的嘴巴，惊恐地说：“你快住口！一头牲口养久了，也会有感情的，也不舍得宰杀它，何况他是我们的主公，又与我们是宗亲，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子公眉头一皱，说：“我只不过是跟你开玩笑，你可不要认真，更不要把我这话泄露出去。”

“得了得了，我会把这杀头的话说出去吗？你倒是以后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也千万别再起这样的歪念才好。”归生怕与他言多又失，告辞回去了。

子公知归生为人胆小怕事，但如果真要举大事，没有这样深得众望的老好人作号召也不成。他经过一番调查，得知归生跟灵公的弟弟公子去疾是深交，两人一直往来不绝，便心生一计，在一些关系密切的大臣中散布

舆论说：归生跟去疾经常通宵达旦地密谈，两人不知要商量什么见不得人的大事呢，否则怎么都是在夜间谈的，分明是与军国利害攸关的嘛……

归生听到这话，吓得连忙找到子公，说：“你散布这样不利于我的舆论是什么意思？是嫌我命太长了吗？我可没有干过对不起你的事啊！”

子公笑着说：“你别急。上次我与你说的事，你却不肯协助我，那就只好叫你先我一步而死了。对不起也没办法咯。”

归生大惊：“你还在想杀灵公的事？你到底想怎样？”

子公说：“也没有什么，你不必大惊小怪。灵公的无道，从分鬻这件事中，已可见一斑了。为这样的人效劳，不仅浪费了你我的生命，而且对国家对百姓都没有一点好处的。我决定要推翻他，拥立去疾为君；然后加强与晋国的关系，我们郑国就可保无虞了。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你为什么不协助我！”

归生见他主意已定，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看来你的主意无法改变了，我也不干预你啦，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保证不会泄露你的机密，但也绝对不会参与你的行动……这可行了吧。”

于是，子公立即开展行动，广交同党，暗中收买死士。待一切准备就绪，在灵公的一次祭祖行动中，收买了他身边的侍从，派遣死士夜间潜入太庙，用大袋装满土块把他压死了……

【点评】

礼待部下，宽恕别人，可以成就事业；恃权傲物，不分场合，轻视部下，侮辱别人，就会招至灭亡，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道理。为领导者，不能不记取这条

经验和教训。

至于子公用了点权谋术，虽然不能使归生成为自己的战友，但也争取了一个朋友，这做法也是值得借鉴的。

戏弄使者辱国丧师

晋景公时期，晋国经过一番休养生息的治理，国力强盛，便有意恢复文公的霸业，图伯称王。他召集众大臣议论此事，定下先结好齐、鲁两国，再慢图周边小国的计划。之后，便派遣上军元帅却克携带厚礼，出使齐、鲁两国。

却克先到鲁国。恰巧鲁宣公因为齐惠公时曾经帮助过他安定王位，使他得以成为鲁侯，自然很感激齐国，也正想派遣使者到齐国送礼以示感谢。于是便派上卿季孙行父(人名)与却克一道同行到齐国去。进入齐国边境，恰巧曹国的大夫公子首，卫国的上卿孙良夫也受国君派遣出使齐国。四人各道来意，可谓不期而遇，巧合之极，自然同声相投，结伴同行。

却克等四人来到齐国首都，被安排住进国宾馆。次日一齐上朝拜见齐倾公，各自向齐王转达了自己国君欲与齐国修好的意愿。齐倾公大喜，吩咐他们暂且回到宾馆，稍后要设宴接待他们。这四人很高兴，一起回去了。看着他们出宫的身影，齐倾公不禁在心底暗暗好笑：这四个形容古怪的人，怎么会这样巧，竟一起来到我们齐国呢。

却克等四人是怎样的“形容古怪”，引得倾公暗自发笑呢？原来他们四个人都是有这样或那样生理缺陷的人：晋国的却克是个只有一只眼的半瞎子，鲁国的季孙行父

是个头上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子，卫国的孙良夫是个一只脚高一只脚矮的跛子，曹国的公子首是个弯弓似的驼子。也这样巧，因为出使齐国，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来了。

倾公散朝后回到内宫，去拜见母亲萧太后。这萧太后自从倾公的父亲去世后，一直郁郁寡欢。当下，倾公见母亲愁眉苦脸的，不禁想起今天那四个使者的情况，心想如果把此事告诉她，一定能叫她开心。于是，他对萧太后讲了却克四人的生理情况，说：“人有了疾病，至身体残缺不全，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像他们这四个人，每个各得一缺陷，却又恰恰一齐来到我们齐国，聚集在朝廷上，就像集中了几种魔鬼怪物，真是令人捧腹可笑。”

萧太后也笑了，但却是将信将疑的，“真有这样巧的事？我又没有亲眼看见，不知是不是你胡编瞎造，讨我开心的呢。”

倾公说：“母后要是不信，我可以请他们赴过国宴后，再用私人的名义在宫内设宴邀请他们；到时候母后可在他们进宫必经的路上，觅一高处偷看，不就可一睹真假啦？”萧太后笑着答应了。

到了倾公私人宴请却克四人那天，倾公为了让母亲能畅怀一笑，又叫人挑选几个与他们四个一模一样的残疾车夫回来，特意分别安排瞎子给却克，秃子给季孙行父，跛子给孙良夫，驼子给公子首等驾车。

上卿国佐(人名)劝他说：“使节往来，是国与国之间的一项大事，宾主理应以礼相敬，以诚相待，不可以儿戏用事。现在他们四人均循规蹈矩，未失礼仪，主公不能以其生理上的残缺来开玩笑呀。”

一心为讨母亲欢心的齐倾公，却听不进去，依然是

我行我素。

却克等四人被四个同样的残疾车夫驾车载着，向内宫驶去。起先，他们四个各自见给自己驾车的车夫是与自己的残疾一样的人，还以为是偶然的巧合；待看到其他三人的车夫也与乘车者的缺陷一模一样，就知道是倾公有意安排了，十分气愤。当车子进入宫内不久，路过一高台，听得高台上有妇人在嘻笑，心里就更加怀疑，便问车夫。车夫告诉是萧太后。这四人心中顿时明白了：原来是倾公有意作这样的安排，以讨他母亲的欢心的！这下，他们就恨不得马上把个齐国内宫闹个天翻地覆！只是鉴于使者的身份，恐怕有误国家大事，才强自忍了，勉强地来到宴席上，草草喝了几杯酒，吃了点东西，便憋了一肚子气回去了。

四人回到宾馆，各自气咻咻地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和感受一说，把个却克气得咬牙切齿：“齐国是泱泱大国，竟然这样戏弄身为使者的我们，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了！不报这侮辱的深仇大恨，我们还称什么大丈夫！”

其三人也都磨拳擦掌地异口同声说：“对！却元帅你如果能说服晋侯伐齐，我们几个一定说服国君相从！”

四人当即歃血为盟，约定共同征伐齐国。随后，也不与倾公告辞，各自连夜回国去了。

国佐听说这四人不辞而别，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由叹息道：“唉，齐国的祸患恐怕从此开始了。”

且说却克回国后，立即鼓动晋侯出兵伐齐。太傅（专门辅助国君的高级官职）认为齐国的力量还很雄厚，不同意。晋侯也就不答复。在却克再三死死相求下，太傅见大势如此，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以告老退休为辞，把权力让给却克。却克立即调动三军，准备伐齐。鲁国的季